

《龙之冠军》第十三章

译者：DENVER、灰熊图腾、Saphira

校对、润色：银月

欢迎访问我们的论坛：<http://yinglong.org/forum/index.php>

沃兰德就是一块被高墙所围绕的土地。这道墙将花园、牧场、河岸和码头统统围了起来。在河岸边有着几间破败的小屋，它们与棚子的唯一区别就是它们的墙至少有一半使用粘土砖垒成的。这儿根本就没有像样的码头，烂泥混合着碎石形成了一道长条状的堤坝。几条小船斜靠在堤坝上，比它们吃水更深一些的船则会陷到水下的烂泥里。

在墙的中间有一座塔，那座塔上面有三个环状的木质建筑物，三个环一个比一个小，在它的尖顶上是一根指向天空的长杆，那长杆在奥隆看起来就像他在船上看到的桅杆一样。在桅杆顶端飘动的，是皇冠城那熟悉的金红相间的旗帜，一条细长的如同龙尾一般的三角旗。奥隆看到塔的基座上有些奇怪的东西，那是一个拱形的门，高度刚好足够矮人直立进出。奥隆觉得这并不平常，因为他从未见过只供矮人和牲畜们进出的门。越过高墙，奥隆看到背部覆盖着已经干裂泥土的起重兽们。

在从轨道向河边的长达一个星期的旅行中，奥隆的耳边一直都被形容商队的马车有多么多、商队的盛况将会多么空前的豪言壮语充斥着，但实际情况却让奥隆大失所望，货车并没有那么多。哲尔和席奎尔在钻研着地图、传单和各色书籍，为接下来将要发生在大荒原另一端那个传说中的集市的讨价还价做准备。

奥隆也研究了一下地图。

地图上有一些记号，那些是沃兰德周围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草原区域。奥隆曾经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记忆中看到过几个，又从哲尔和他的新助手的讨论当中听到了另外的一些。大荒原是一块有着极端气候的棕色土地，时冷时热，有时淤泥遍地有时雪花纷飞，有时是沙尘暴。传说中的铁骑部族占据着那片土地，他们是一群出生、旅行甚至死亡都是在马背上的好战部族。他们是轻装前行的游牧民，与他们的贸易通常是毛皮和马蹄铁，部族的特立独行让他们在懂通用语的人们当中很出名。在那里，河流将平原与废墟分成好几块，沿着河岸曾经有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但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只有废墟能证明这些发达的文明曾经在铁骑部族之前有存在过。

哲尔身穿一件镶着金边的红色天鹅绒背心，那是泽奇给他们的新合伙人的

临别礼物，泽奇说这种衣服他有满满一衣橱，扔都扔不过来。不过事实却不太一样，这身衣服让哲尔无论在铁道还是河道上的旅程中处处受到尊敬。不过苏瑞姆号的船长却不吃这套，他叫做温德奇科，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精灵，而且似乎随时会发怒的样子。

“尽是废话。”哲尔说，他刚刚去问船长能否在接下来的第二天及时赶上商队。在诺曼德语言中，她名字的意思是“温暖的南风”，她是一艘单桅帆船，在风不强的时候则需要用桨划。船上塞满了给大篷车队的补给品和要加入车队的旅客。

哲尔想给奥隆的尾巴打造一个爪形的假肢，借此来打发闲暇时间。他用一个矮人的战斗手套改造成套子，刚好能够套上奥隆尾巴上被切掉的截面。哲尔在其中一边安装了个小圆盾用来格挡，还在末端装了矛尖。奥隆对这个“假肢”非常满意，发觉它又轻又好用，除了……

“太晃眼睛了。”奥隆说道。

“小意思。”哲尔说。当一个小时后他重新拿回来时，假肢变得和奥隆的爪子一样黑。

奥隆又戴上了它，练习了几次，他就能很轻易地用这多出来的爪子在船帮上凿了个大洞，大概有一个矮人手指那样的深度。

“嘿，没翅膀的家伙。”精灵船长大喊着。“给我注意点，别弄坏我的船。你敢再来一次我就把你扔下去。”

“是特许公司的船。”哲尔纠正说。

“从我们离开瀑布，一直到我们踏上沃兰德的土地之前，它都是我的船。靠上码头之后它才是公司，矮子。”

席奎尔激动地说：“你不能让他对你那样说话，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可是合伙人啊。”

哲尔往他的大胡子上撒了点河水，说：“只要他能按时把我们送到商队那里，随他说什么我都不在乎。”

他们在河流中的无数个弯道蜿蜒盘旋，当哲尔看到他们已经经过一个宽阔弯道的时候，他如释重负般的舒了一口气，他们急急忙忙地离开沃兰德，这回总算是赶上商队了。船长驾驶着平底的舢板绕过河中的一串小沙丘，在岸边码头扔下了船锚。周围，许多小船载着补给品和来自南方商队的货物在河两岸来回移动，如同忙碌的水龟子一般。那些货物是从班特运来的，那是个盛产象牙的森林。一群船工跳上了船，手脚利索地在船腰上搭建起通向岸上的踏板。

奴工们被乌黑且浸透了汗水的皮带捆住了腰部和手腕，在矮人工头急促的呼喝声中被赶上了船。奥隆第一次看到兽人。他们看起来很像肌肉发达的人类，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头和嘴巴比人类大得多，手指和脚趾也长得多。他们身上的毛发就像颜色混杂的补丁一样覆在体表，他们胸前和背部的毛发短而卷曲，面部、前臂和膝盖的毛发与人类相似但略长。

“那些是战争中被抓住的俘虏，也可能是他们已经长大了的后代。”席奎尔说。他撑着一个有很多凸起的手杖，从水上的踏板走上岸。等货物卸完了，他们三个转身攀上河堤。负责接待的矮人弯腰施了一礼，回答着哲尔提出的问题。

“你会看到一个奇迹，奥隆。”哲尔说，“一个凝聚所有矮人的智慧和工艺的奇迹，移动高塔。”

他们从临时的围栏中穿过，那里有成捆的毯子、成卷的纺织品、镜子、各色的家具。成堆的武器、装甲、盾牌、日常用的工具堆满了码头，几个皇冠城的矮人学徒正在清点这些货物并一一登记在案。

他们走到塔下的阴影中，哲尔指着塔的底部说：“它的移动是依靠这些履带的，我的小龙朋友。”

“依靠什么东西？”奥隆问。他看见了轮子，有一圈铁板围绕着那些轮子，铁板很像是由一排密集的武士所持的直角形盾牌连接起来的那样。

“那是一种带子，轮子的转动会带动那条带子，这些大轮子负责让这条路动起来，小一点的就沿着它转动，用以支撑它的重量。这座塔比看起来要轻得多，除了那些机械，塔里就基本上全是木头了，对了，还有上层的一些缆线。可我没进去过，里面的情况只是我听说的。”

“当我还是个学徒的时候，我进去过。”席奎尔说：“如果塔长能允许我们进入的话，我会带你们参观的。”

“我得先去找埃塞福，他是目前的合伙人主管。继续说吧，我的好矮人。”哲尔一把抓住一个正在清点货物的矮人说道。那个学徒叹了口气，从卷

轴盒中抽出了一支笔。他认出了哲尔身上的背心和脖子上的项链，忽然变得十分激动，就好像靴子着了火一样。奥隆打量着卷轴盒，它是一种只依靠一个小手柄，就可以拉出一段可供书写的纸张，这样，就能保护这些纸张不受天气抑或是尘土的侵蚀。

“这儿，伙计，这儿。”学徒喊道，带领他们走上一个立在墙上的平台。一些小房子从墙上伸出来，这些悬空的小房子由几座梯子连接起来。台阶处有一排矮人在等候，过一会儿就进去一个，在里面办完事，他们从门旁边一个带有小平台的滑竿降下来。哲尔因为是合伙人，嘱咐奥隆、学徒和席奎尔在外面等着，没有排队直接向着门走去。奥隆听到了一阵激烈的对话，然后逐渐安静了下来。一个秃顶的矮人紧紧地咬着一根短管出现在墙边房子的窗口处。

哲尔也挤到了窗口边：“奥隆，快上来，埃塞福想看看你。”

奥隆不想从排队的矮人旁边走上楼梯，他选择从杆子爬上去。要不是肺部的伤还没有好透，不然这段攀爬会让他连喘气都用不着。他钻进了房间，这个用于办公的房间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它是从墙的另一面延伸过来的，窗边厚重的百叶窗紧紧闭着，防止风把散落在桌上的和钉在墙上的纸张吹得四下散落。

埃塞福一只耳朵上夹了一支记号笔，另一只上夹了一支雕刻笔。他手里一会拿着烟斗，一会儿拿着一支标记工具在送来的卷轴上面一个接着一个的做着标记。

“以我的胡子起誓，我很高兴能在这里看到另一个合伙人，即使他才刚刚被授予了代表合伙人的外套。”埃塞福说道，“你为我们宝贵的货车找来这么个保镖？埃姆德在信中说是一条年轻的小龙。”

哲尔开始讲述他们的旅程，一旦埃塞福的注意力开始被那些不停进出的矮人所递进来的卷轴吸引过去时，哲尔就把那一段直接跳过。

“他看上去挺机警的。”埃塞福说，提起了奥隆一片伤痕累累的嘴唇，端详着他的牙齿。奥隆在控制着他的脾气，但没法控制他的扇膜炸竖而起，与他的头冠互相摩擦发出嘎嘎的声音。如果黑厉能看到这个的话，真不知道他会笑成什么样子。

“非常好，我会中止与赫洛斯保镖队伍的合约。把这么久以来我们应付的佣金付给他们，然后要看着他们坐着你们来时坐的船离开。他们可能会在差旅费用上和你计较计较，你表现得大方点儿。不过以后在水上和南部地区我们仍然要用的到赫洛斯。”

哲尔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是埃塞福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门口的下一位矮人了。哲尔摸了摸脖子，望向奥隆。“我们走吧。”他说。

当他们滑落到柱子底部的沙子上时，哲尔拍了拍奥隆。“我猜合伙人们除了玩十柱滚木球戏、和密友喝酒喝到醉以外就什么也不做。”

“人生之不如意，十有八九。嗯，哲尔？”席奎尔说道，“如果你想要我的建议的话……”

“我还不如用书面方式来要呢。”哲尔转身走开，小声地嘟囔道。

那些人类很容易找到的。他们早已围着补给用的货车站了一圈。上次奥隆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短小但很高的货车，后轮很大，车轴很粗。有四个穿着皮衣、被裁掉的袖子下露出鼓囊胳膊的壮汉在四周闲逛，有两个一边谈笑着，一边用木质的剑进行打斗训练。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四肢细小，他会让奥隆联想到田地里的稻草人。他戴着一顶宽边沿的黑色帽子，正在翻查一个被装得满满的箱子里的货物。

“一天五条面包，就要这种质量的。”那个稻草人对那个白胡子的矮人说道。

“一个矮人一天只要一条面包。你是不是还想要肉、坚果、还有水果来着？”代表说道。

“现在开始不供应了，不供应了！”哲尔用通用语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赫洛斯先生吗？”他问那个稻草人。

“我就是，你是……年轻的合伙人，是么？”

“我是哲尔。我仅仅是特许公司的一员而已。我们已经雇佣了另外的保镖来保卫我们的货车，而且我们动身之前一直没有收到你们想签约的消息，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你们的服务了。我们同样很感谢你们。我们会按照合约上所写的金额为你们直至目前的工作付费，并且另外将给你们……”

“这是什么？”稻草人说道，两条细长的眉毛拧在了一起。“你们雇佣了谁？在东部山脉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赫洛斯保镖队的人更有经验，更值得信赖的了。”

“赫洛斯保镖队，我承认你们的声誉非常不错。但是你们要价太高了，这条龙可以做的一样好，价格却不那么贵。”

稻草人上下打量着奥隆，瞳孔中锐利的光芒投射了过来：“这哪是龙啊，我只看到了一只没鳞片的大蜥蜴。”

“不管怎么说，他欠我们的，他的需求也仅仅是一张嘴，既然……”

其他的保镖用他们各自的方言抗议着。他们用手肘相互戳着，不住地大笑，还对奥隆指指点点。短暂的嘈杂后，人群变得骚动起来。一个豁牙的人向着奥隆吐了口吐沫。那个人踏前一步，作势要向奥隆踢去，但另一个留长头发的男人立刻把他拉住了。那个长发男人说了什么，止住了对方的挣扎，把自己头上的银环摆正，又把挡在他脸前的头发拨开。

“你相信我们的技巧和勇气吗？”稻草人问。

“我相信，赫洛斯。我保证明年可以续签你们的合同。”哲尔说：“公司一定会出钱让你们回到瀑布下的继续和你们做生意的。”

“但是我们连一分钱都没得到，足足有两百天——不，有两百多天了。我们的人已经开始抗议了。”

“我不觉得选择权会在你们手里。”

有个人小声对赫洛斯说了些什么，奥隆只能模模糊糊的听到“龙”、“火焰”几个字，其他的就听不清了。

“一条龙在这个年纪吐不出来多少火。”赫洛斯说：“他可不像那些成年的呢。试想一下他要是生病了怎么办。”

“我没生病。”奥隆说。

“你终于肯说话了，”赫洛斯说：“但你除了能对人吹吹牛，还能干些什么呢？”

“我吹了什么牛了？”奥隆问。

“这个矮人坚信你能做保镖，像我的人一样。这还是有点超出你的能力吧，大蜥蜴。还是等你长大点再来试试吧。”

奥隆忽略了一部分侮辱性的词汇，就当他是只嗡嗡叫的苍蝇。

“我们不会对这条龙失去信心的。”哲尔说，“你和你的人该离开了。”

“要是公平决斗的话，我的人当中随便哪个都能把这个家伙撕成碎片。”赫洛斯说。

“问问他一场所谓的公平对决应该是怎么样的。”奥隆低声地用矮人语问席奎尔。

“你的公平对决是什么样的？”席奎尔问。

“不能使用火焰吐息，我的人可以自己选择武器。”

“让我选个武器，不用吐息，我就能自己打他们四个。”奥隆说。

稻草人把他们的话翻译给他手下的人，他们在一起讨论了一番。“年轻的合伙人，我们愿意接受这场决斗。我的四个人对你的小龙，一个接着一个的上。我的人每人选一件武器，我批准你的小龙也可以选一件。来打打看，看谁是最强的。”

哲尔看了看奥隆，奥隆只是对他点了点头。

“这是场比赛。但我们得看看你们的人都选些什么武器，不然没的打。”哲尔说。

那个人摊开双手，但哲尔却大摇其头：“我们得清晰地写下这个简单的规则。要是你输了，你就得带着你的手下离开这个地方，要是你赢了，你就可以续签原来的合同。”

赫洛斯再次把他的话翻译给他的手下，他们都点头表示同意。有一个人好像说了什么，他嘴唇的样子明摆着是一个嘲笑。

“我要他的尸体。”赫洛斯说。奥隆伸出它的脖子贴近哲尔的耳朵低声说些什么。

“这个会加到规则里的。如果龙杀掉了你们的人，那尸体也得归我们。”哲尔说。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小蜥蜴。”豁牙的大汉对着奥隆用通用语瓮声瓮气地吼道。那群人都在和那位长发额头上有银环的人争吵着什么，他们用的语言是一种奥隆听不懂的语言。

“这是一个交易。”奥隆说。

消息已经从比赛的高塔里传到了营地，那位稻草人已经把畜栏里的马赶走了，矮人们开始整理这个地方，他们一直都在议论纷纷，就像在树上的小鸟不停地叽叽喳喳。

“我现在就去签协议。”哲尔说，把奥隆尾巴上的假肢放在木桩上。“你真的没问题么？”

“我一生中的战斗没有一次是公平进行的。”奥隆说，看着他的对手用护甲遮蔽住每一寸裸露的肌肤，用护肩装戴在每一个肩膀上。但是他可没有这些装备，在之前的冒险中，全靠着那些独辟蹊径的方式才存活了下来。“这只是我在充满着无尽变数的龙生中的小小一隅罢了。”

哲尔盯着那些人说：“席奎尔，他们正穿护甲呢。”

“那上面可没说护甲呀！”席奎尔对赫洛斯叫道。

赫洛斯拿出那个还未签名的协议仔细看了看。“没错，上面却只字未提护甲。”

“让他们多穿点护甲最好。”奥隆说道，奥隆摇了下尾巴，满意地感受着战斗爪刚好套在他尾巴上的感觉。盾牌，头盔，背带，他们穿那么多，速度一定会变慢。

“你的赌注是你的生命，而我的赌注是我的金钱。”席奎尔边说边数着自己手中的硬币。

哲尔走到桌边签了这份协议，把笔递给了稻草人，鞠了一躬。赫洛斯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协议递给了手下。

“四个穿了护甲的勇士对抗一条幼龙，不许喷火的。”席奎尔对矮人们宣布说，“四赔一，恩？我给你们点优惠吧，三赔一怎么样？我的赔率是三赔一！”

“我押三枚银币。”矮人说。

“我押给那几个人，六个金币。”苏瑞姆的队长说。精灵总是想要在矮人面前鹤立鸡群一下。

席奎尔将这些赌注一一记录起来。

“敢情你们真没经历过如此不公平的局面，我要你们这些贪婪的蠢货都输

个精光。”哲尔咬牙切齿地抱怨道。

“如果他们真的很幸运，就当给他们一个安慰奖。”奥隆说。

“不行！我不会放弃合伙人的身份的。但比起这个，我永远不会放弃朋友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摸着奥隆的下颚，矮人说。

“我去去就来。”奥隆吐了吐舌头，友好地在矮人的手腕上摩擦了几下。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是为了哲尔。比起龙的骄傲，哲尔的荣耀更为重要。

骄傲莫为稚，遇敌直面视。
荣耀心中留，鸿鹄且安知。

母亲可没跟他提到过那些有关荣耀的事情，难道说做一些有利于他们荣耀的事情，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吗？

奥隆转而面向那四个人类。他们用护甲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了起来。除了其中一个人类只戴了链甲皮手套，拿了一张网子。奥隆盯着那张网，他的喷火囊开始不安分地鼓动起来。他总算是憋住不吐出火焰，但烟气还是从嘴边喷涌而出。有两个人类手持猪刺长矛，矛尖有着长长的倒钩，刺进身体后想要拔出来是很难的。最后的那个长发人类没有戴着他的银环，取而代之的是坚硬的钢盔。他整理了下头盔带子，拿起那柄双刃斧。

稻草人走进来跟拿斧头的男人耳语着什么，又跟拿网子的男人交代了几句，从畜栏的另一边离开了。矮人们纷纷放下手边的活聚集起来，为了看决斗他们有的爬上货车，有的甚至爬上了远处的高墙。不止有席奎尔这边设了赌局，奥隆看到遍地都是聚集成圈的矮人们，他们手中的硬币闪闪发亮。奥隆冒出了个念头，他想知道一下哲尔到底有没有参与赌局。

奥隆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即将发生的战斗。这场对抗不再是戏言，奥隆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哲尔，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而战。决斗的时间逐渐接近了，他得要揣摩局面、计算自己的胜率了，他会在他短暂的龙生里的第二次，在对抗猎人的斗争中证明自己的实力。

那四个人不安地来回走着，嘴里不住地吆喝。双方都不想第一个采取行动。拿网的人被拿斧头的人往前推了一步，他的头发从头盔底下冒了出来。持矛的两人分散两边排好了阵形。

奥隆双眼死死盯着拿网的人。他喷火囊里的怒气直往眼睛上涌，直逼对方暗色的眼珠，拿网和拿斧头的人似乎都在向后退，远远的看着他。持网的人那恶心的眼睛里则渐渐反射出奥隆的身影。奥隆感觉他自己从自己躯壳里蹦了出

来——漂浮在拿网人的头顶，无精打采地俯视着。

“嘿！小心！”拿长矛的人向石像般迟钝的同伴喊道。奥隆起跳的瞬间，拿斧头的人刚好把拿网的人拽回来。

奥隆扑到了那俩人的胸上，一起滚在了地上。奥隆用后爪撕破了网子，拿网的人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奥隆一口咬断了喉咙。持矛人冲了过来，奥隆本想向侧面闪避，后脚却被网给缠住了。就在奥隆挣脱的时候，长矛迅速地逼近眼前。

奥隆往地上一滚，堪堪避开了攻击，但一只叉还是在他肋骨上的皮肤上划下了一道锯齿状的伤口。其余的叉叉进了土中，那人拔起长矛的时候，奥隆把带着尖刺的尾巴高高甩起，正中对方的头盔。随着一声金属的响声，这次碰撞把持矛人震了好几个趑趄。奥隆向持斧人咬去。那人一脚踢在奥隆鼻子上，顺势向后跳到围观的人群中。

弄伤了奥隆的持矛人再一次举起了武器。奥隆猛地向那人毛绒的双腿间冲刺，正好扫中了他的双腿。那人把矛向下插入土中，没刺中奥隆，却借此站住了没倒下。奥隆扭过脖子，朝那人没穿护甲的大腿咬了几口。他的牙刺得很深，却来不及撕咬，因为持斧的人早已靠了过来。眼前这个长发男，是奥隆遇到过的最敏捷的敌人，他戴着被奥隆弄凹了的头盔（银月我怀疑这是原文的BUG），顽强地站立着。奥隆后退了几步保持距离，尾巴悬在他跟持斧人之间。

奥隆嗅到了从持矛人的大腿上流淌出来的血所散发的血腥味。那人完全不顾自己身上还有伤，挥舞着长矛试图巧妙地将奥隆逼进畜栏的角落里。奥隆看着持矛人留下的血迹，好像在等着什么。另外两个人将死去的同伴留下的网捡了起来，赶来帮助剩余的同伴。但面色苍白的持矛人突然眼睛一翻，仰面倒在了地上。人群中嘈杂声中夹杂着胜利的欢呼和沮丧的叹息，是欢呼还是叹息完全取决于他们下的是谁的注。

剩下的两人与奥隆僵持了会儿，他们不时互相对视，好像在试图弄明白他们的同伴是被哪种魔法弄死的。两人一起拿着网，想把奥隆困在角落里。奥隆蜷起了身子，准备向左边那个还没从冲击中缓过劲儿来的人类跃去。

他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拉住了他的脖子。一个观众发出了震耳的怒吼。

“纳福！干掉他！”身后一个声音大叫着。

奥隆转过身。那个骨瘦如柴的人正站在人群前边，用索套套住了他的脖子，想把他困在畜栏的栏杆上。他听见身后有人正冲过来想攻击他。奥隆反过来用力拽着那人，忽然放松开蜷着的身子，一下跳进了栏杆之间的空隙中。那人很警觉地松开了绳子，但奥隆一头撞到那人的腹部。赫洛斯像张纸片一样从看台

上翻了下来。

一个气愤的矮人抓起绕在奥隆脖子上的绳子一把砍断，又拉住奥隆的头，将那人的喉咙从奥隆的尖牙下救了出来。赫洛斯倒在地上，用两手捂着肚子，嘴张得大大的，发出模糊又杂乱的喘息声。绳子被切断的时候，奥隆的怒气就已经开始渐渐消逝，他对准赫洛斯的脑袋张开大嘴，威胁地向着脑壳旁的空气猛地咬下去。那个拿斧头的男人还想爬过栏杆救他的主子，却被赫洛斯那无比惊恐的眼神止住了。

奥隆本来想说：“别打了”，但话还没出口，他们已经被无数的唾沫和嘘声淹没了。

“别！别！”赫洛斯叫道，用指甲抓住奥隆的鼻子。一旦赫洛斯想要抓他的眼睛的话，奥隆随时会碾碎他的头骨。持斧人盯了一会他的老板，哈哈大笑，在奥隆的嘴下，他的老板此刻就像一根狗嘴里的特大号骨头那样可怜又可笑。他放下了斧头，单膝跪地，右手掌心对着奥隆。

“这条龙赢了！小龙，你赢了！”伴随着观众的欢呼，赫洛斯说道。欢呼声和掌声过不多久就变成了关于赌债的争吵声。

“好一个烂摊子啊。”和奥隆在前往中央高塔的路上时，哲尔评论道。

“足足三百多人吵得不可开交，就是为了赌注。几乎所有把注押在人类身上的矮人觉得赫洛斯掺的一脚毁了赌约。当然，押你的人觉得你赢了就是赢了。我们只消威胁了一下，赫洛斯还掉了所有的押金，象征性地给那些赌你赢的人付了钱。开始赫洛斯一还骂骂咧咧的，但当他看见在场的矮人们都一副气势汹汹、不给钱就揍死他的模样，他还是掏出了钱包。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费二遍事地把钱包合上——里面空得都能把地下那副尸体装下。你太慷慨了，都没动那些尸体啊。”

“那个拿斧头的人，呃——”

“纳福。”席奎尔说道。

奥隆试着重复那个名字。“纳福，人类的字太拗口了，对我来说。我该学学他们的口音了。他边笑边拍我的背，说了个词我听不懂，大概的意思似乎是这事情到此为止了。他看起来像是个好人，我就没再关心他死去的同伴。”

“真新鲜，我可没听过人类商人也会交朋友，或者哪怕只是关心一下对方。毕竟他们不是矮人。”

他们在高塔的阴影下站了会儿。货车轮子下的枕木和铁道正在进行清洁和上油。

“这些塔明天就要动身了。”席奎尔说。“这将是一个会移动的景观。它会一直不停息地走上个百来天。”他把他们领到了塔底，周围的矮人们向他们敬畏地低下了头。席奎尔用他的手杖敲了敲一扇木质的门。“守塔人，开门，我们英勇的小龙想来参观这不可思议的造物。与之同行的还有合伙人哲尔。”

头顶平坦的天花板降了下来，席奎尔站开了一点，一个由绳子拉着的楼梯出现了。小小的扶手上闪着黄铜的光芒。

“欢迎，我的伙伴。”一个穿着编织皮甲的矮人说道，从楼梯上走下来，鞠了个躬。席奎尔领着他们走了上去。眼前是各式各样的转盘和传动装置，巨龙般大小的钟表里的零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着。一张铸造成的钢皮悬在他们的头顶。几个悠闲的矮人用一块散发着臭味儿的抹布时不时地擦拭着那些金属齿轮。

“第一层是传动室。”席奎尔解释道：“看，那些轮子和金属挂件有很多小洞。这能减轻不少零件的重量呢，还能保持原有的坚固。我们在这里坐货梯到顶层去——是不是方便多了？高塔不移动的时候，矮人电梯也会随着停运。”他指着一束垂直地面的皮带，上面装着小巧的金属把手，或者说是脚蹬子，它靠着独立的转轮运作，看起来像楼梯的垂直缩小版。

他们走到塔中央一处网状的金属平台上。四周的栏杆围成一个笼子状的小空间，席奎尔伸手拉了拉一个角落里的铃绳。他拉了两下，大网升了起来。哲尔冷不丁地吸了口气，握住了旁边的扶手。

“第一次坐升降梯吗？”席奎尔问道。

“啊，不是的，我在矿井里搭过。我们用它在煤矿里进出。到顶的时候你得赶紧跳出去，不然你的头就得狠狠地撞在顶上。奥隆，你觉得呢？”

“我能很轻易地跳到上面一层。”奥隆回答道。

“矮人可没那能耐。好吧，至少在不考虑向下跳的时候。”席奎尔说道。

第二、第三层各自都有两个辐条轮，就像是没有轮圈的马车轮子。它们驱动着传动轴，传动轴一直延伸向传动室，粗得跟树干一样。

“没有矮人的力量与耐力，它是驱动不起来的。每个辐条都要有三个矮人操控，他们根据领头队伍的命令行事，两个拉着一个推着。他们会一直这样工作四个小时，地上还要撒上沙子，以防他们在洒满汗水的地板上滑倒。一队起重兽负责拉着高塔，但负责绞盘的矮人能在紧急情况下把塔直接开走。每一楼层各控制一边的履带。塔要转换方向，只要放慢一边的速度就行了。矮人们用鼓声来同步前进的节奏。指挥手通过那边的传话筒将命令传达给鼓手。”席奎尔边解释，边指向了从墙上突起的一个花瓣形状的东西。

奥隆脑海里勾勒出了矮人们满头大汗地按照击鼓节奏扳动轮子的情景。席奎尔再次拉了拉铃绳，大网带着他们到达用于生活的楼层。这层的天花板比较高，矮人们会有足够的空间吃饭睡觉。席奎尔领他们参观了堆满了食物和煤炭的储藏室，还有厨房和卫生间，当然少不了矮人睡觉的地方。矮人们一个个又粗又壮，宽度都快赶上身高了，他们热情地跟哲尔一行打招呼，还不停地解释着他们看到的一切。他们从用水的重力的水泵解释到监控系统，再到劳务组使用的在平板上画东西的玩意儿，席奎尔管它叫“粉笔”。

他们走到塔外围的第一层城垛，就在起居室外面的外面，清新的空气与阳光一起扑面而来。席奎尔带他们参观了投石机，用来投掷长矛、燃烧着的石头和头盔大小的金属弹丸。

哲尔捡起了一颗圆圆的弹丸，这铁质弹丸只比他的拳头小一点。“从这么高发射的话，这玩意儿能打死一个戴头盔的人，就算没砸到也能砸死他胯下的马。它们用这种固定在木板上的弹弓来发射。”

塔越往上越窄。他们要是想去更上面的两层城垛，就得爬梯子了。这里没有巨大的引擎，取而代之的是架在垛口上的一排排十字弓。“这是弓箭手的地盘啊。”哲尔说，打开了一个箭袋，瞄了一眼里面装的箭矢。

他们登上了指挥手的平台，那里简直就是传话筒的巢穴，看起来就像是一大簇花束怒放在木地板上。在他们参观的时候，仅有的一个矮人朝他们点了点头，但他的耳朵始终偏向着那些传话筒。他们向下眺望，就连那些由起重兽队伍牵引的锁链也能尽收眼底。以指挥平台为中心，四个过道向着四个不同的方向延伸开来。一根形状像昆虫腿部的有脚蹬的杆子伸向上方，通往顶部的瞭望台，上面飘着一面皇冠城的旗，大得他们都能摸到。

奥隆则被密密麻麻的听筒管道震撼住了。

“在塔之间的相互交流，是靠一组组的旗语来传达的，打旗语的地方就在这过道尽头。在夜里我们改用不同颜色的焰火。”

“古板的规章制度会放过那些错过信号的菜鸟们，”一个粗哑的声音从指挥平台传了出来。“但我不会放过的。”

他们转身看见另一个矮胖的矮人从楼下的房间爬了上来。他围着一条红金色交织的华丽肩带，却不协调地打着赤脚。奥隆实在忍不住盯着他的脚，跟眼前这双脚一比，马的蹄子简直是纤弱无比。

“我是商队的队长施德，很高兴见到你。想必你就是哲尔，这位就是你的龙了。”赤脚矮人说，用几乎察觉不出的动作和幅度弯了下身子还比划了个手势。

哲尔和席奎尔也鞠了躬，奥隆也低了低头。

“我从手下那里听说了那场决斗，真是遗憾我没在场。”他说。“我们的客人看到这座移动塔有何感想呢？”

“我从未见过这般的事物存在，哪怕是在幻想中也没有过，先生。”奥隆用矮人语回答。

队长的手势总算明显了些。“多亏了你会说我们的语言，我还时不时担心该怎么跟一条成年的巨龙打交道呢。这些木头都上了防火的涂料，但那只是防燃烧的箭矢和你族。谢天谢地，你族现在是少多了。”

“而且还在不停地减少。”奥隆心想。但他还是回答：“要是只为了区区内一车金子就把这一切烧个干净，我肯定会后悔不已的。”

“小龙，商队启程之后，我想跟你共进一餐，这趟行程必定路程漫漫。你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事物。从我在传动室干活起，我经历过了两百多次的旅程，但你却是我见的第一条活生生的龙。”

奥隆疑惑地想，他到底见过多少条死去的龙，但这样的问题还是不要问出来比较好。

“这趟行程必定路程漫漫。”奥隆有充足的时间来仔细琢磨这句话的意义，他在传动洞穴里，过着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

他之所以觉得这是洞穴，因为这里又黑又见不到出口。后面有几扇结实的

门，但它们里面外面都被锁着——矮人向他证明了门栓是一种多么可靠的装置。供奥隆呼吸用的空气是从房顶进来的：房间上方有个蘑菇形状的通风窗口。要是有垫脚的东西，矮人说不定还能从缝隙里看到外边，但如奥隆所见，他那长着头冠的头是没法通过那里的。他时不时躺下来，摆了个角度看着天，或者把鼻子伸出通风口感受下前进的路。他闻到了起重兽，牛和牲畜们，晒干了的草，还有矮人身上的气味。

高塔上路了，它由起重兽牵拉着，从沃兰德之墙开始了它的旅程，不久奥隆被锁在了货车里。在奥隆听来，它们每迈一步都要制造一场小地震。奥隆所在的货车至少由十六只牛拉着，当趟过浅滩时牛则要增加一队才够。货车得要两队牛的拉力才能拉得走，毕竟里面铁质的箱子装的可是金子银子。

奥隆拥有相当不错的伙食、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远离寒冷的温暖之地，这里冬季的凛冽寒风不时会带来冰冷的雨水和一片片像沙子一样飞舞的雪花。奥隆能清晰地分辨出塔前进时把雪压碎的声音。他在梦里寻欢作乐，那里有依稀可见的云彩和漂亮的风景，有从父母那里流传下来的，关于先龙的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那些不可言喻的混杂的感觉正不住地从他模糊的意识里飘荡而出，景象、声音、气味、滋味……

他还给自己编了一两首歌曲，满心期盼着翅膀长成后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伴侣。这段时间里，他的肺痊愈了，在战斗里留下的伤痕在他灰色的皮肤上也渐渐的变成了一道道浅白色的伤疤。最值得高兴的是，他的尾巴正在缓慢地生长。

一个照料车外牲畜的女性矮人每天在商队停下和启程的时候各喂他一次。哲尔和一个负责会计的矮人反反复复地计算着开支，付给草原上的牧民和贵族商人少量的谷子、鸡蛋和肉。哲尔告诉他，还得有人和马要拖着树枝和大捆干草去喂起重兽。这些都是要用工艺品或者钱来换取的。

夜里，矮人允许访客进入他们的营地，同时准备好卖给他们的最好的货物和奴隶。奥隆要做的只是在这长长的旅途中，警觉地听着是否会有窸窣窸窣的企图打开通风口的声音。如果听到了响声，奥隆就会发出了成年龙般的吼叫以示警告。这样，每个有所企图的不速之客都会像小猫不小心踩在火炉上一样，一溜烟儿头也不回地逃走。

奥隆如约跟商队长共进了一次晚餐。当席奎尔在货车上站岗的时候，队长把奥隆领进了控制室下面的一间屋子里和大家一起进餐聊天，哲尔也在其中。奥隆在这里听到施德过去的故事，他是怎样从一个年轻的战士做起，晋升成商队领队的故事。队长给他们看了一张用来纪念赫斯隘口之战的挂毯，当时暴风骑手卡达瓦率领他的部族进攻这座塔，直到赫斯隘口被血红的颜色所覆盖，战

斗才得以停止。他们还听说了住在冰雪荒地里的不老巫师；用失传的文字在皮肤上写字的人和兽人种族；位于未知大陆的王国，几度向北方的国度派出乘着飞毯的使者。至于里面有几成是真的，奥隆不得而知了。

“你知道努穆克吗，一条黑色巨龙？”奥隆问。

施德掸了掸胡子上的面包屑。“嗯……这名字很古老了。上次听到传闻已经是好几年前了，貌似就是春天下暴雪的那年，离现在有40多年了。有一队人类与我们一同旅行。他们带着马和骆驼，准备穿过沙漠去取他性命，他们说那龙还活着，只是年老体衰了而已。那龙肯定还没衰弱到那程度，他们与我们约定好，要我们在沙漠边上的那个用永远不生锈的钢铁建造的神庙等着，捎他们一同回程。那地方的风景真够迷人的，还有一口永远不会干涸的井，和密密麻麻的果树。他们说那里埋葬了一位伟大的国王，至于其他细节，没人想得起来了。但与他们的相遇就此草草结束了——他们没再回到那里。”

第二天，在哲尔和负责会计的矮人盘点完开支后，他们争吵了起来。

“明明两天前的晚上我们都在账本上签了字的，”记账的矮人坚持道，“就在我们买完羊肉之后。”

“这肯定不对。这数目怎么能差这么多？”哲尔说。“这儿除了奥隆和席奎尔就没别人来过了。”

“或许那条龙吃掉了一些硬币，不过请原谅，我没有恶意。”

“胡说八道。谁看到席奎尔了？”

“我，还有其他两个人。我们搜过他的衣服的，但他挪走了靴子——”

“行了，我知道程序。也许他把钱吞肚子里了。他那层厚厚的脂肪总是有很好的隔音效果。”

会计有些恼怒了：“怎么可能。钱币上都有魔法的。吞掉钱币的人会死的，而且是我亲自把毒药涂在了上面的。他压根就没有水来洗钱币。”

“告诉我，怎么回事。”哲尔说，看着在货车里一脸无辜的奥隆。

奥隆抬起了头：“我的朋友，我连硬币的边儿都没碰过。我要是吃了硬币，那我还能活着跟你说话吗？”

“我可没在龙身上测试过毒药。”会计说。

“通知席奎尔。”哲尔命令道。

“我不想添乱子，不过我得告诉你，地板上有沙子。”奥隆说着在车厢床板之间的厚木板上嗅来嗅去。

“你说什么？”

“车厢地板上有沙子。不多，就一两撮的样子。但那些沙子闻起来有河岸的气味。我可没去过那儿。车厢里每个角落的气味我可是了然于心的。”

矮人们似乎是察觉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纷纷聚集到了一起。席奎尔出现了，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肥胖。

“我真希望开始押送钱之前有称量他的体重。”哲尔小声对奥隆说。

“先生，”席奎尔开口道，眼睛瞥向了另外一个矮人，“我在这干很多年的活了。公司对我有着很高的信任。我能请你解释下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去偷那么点钱呢？冒这么大风险能得到什么？我的薪金比这多多了。肯定是龙吃掉了。”

“只有你和小天龙能接触到钱。在弄清楚情况之前，我希望你们都在场。”哲尔说。

“你确定盘账没出错吗？”

“不会出错的。”会计说。

席奎尔撑着手杖向奥隆走了过去。“那么肯定就是这条龙了，因为我离开货车前可是搜了身的——”

奥隆轻蔑地喷了下鼻息。

“别吵了，拜托。你们说话的时候我思考不了。”哲尔说。“你要是不住嘴我就把你的手杖塞你嘴里……乌塔，你检查过那根手杖没有？”

“硬昆木做的。”会计回答到。“我亲自检查过的——我感觉他带出去和

带回来时，手杖都不太重的样子。”

“里面有金子。”奥隆说，“我闻到了。”

“乌塔！”哲尔说。“那根手杖！”

那个叫乌塔的矮人咒骂着将手杖从席奎尔的手中夺了过来。他先检查了手柄，接着想打开杖尖。

“这做法太粗鲁了。在我还是个新人的时候，是我的上司赠予我这根手杖的。你看，这不过是一根实心昆木杖。”

哲尔从乌塔手里拿走了手杖。他把手杖压在腿上，将手杖拗成了两截。尘土四处飘扬。

“你看，这是空心的，还用泥土填充以增加重量。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席奎尔解释说，但他的脸开始变得苍白。

奥隆闻了闻手杖。“哲尔，把底端的东西清理出来，倒在干净的地方。”

哲尔把手杖底端的东西倒在了会计的账本上，倒出了一些金黄的沙子，那些沙子很明显的和之前的泥土大不相同。

“谁会用泥土，和一点点沙子来给手杖增重？席奎尔，金子在哪儿？”

席奎尔低头望着铁证，不住喘息。围观的矮人相互小声议论，好像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如果你还珍惜你将来的生涯，告诉我金子在哪儿？”

席奎尔撕扯着他的胡子。“这跟手杖被附上了魔法，只有正确的暗号才能打开它。我把金子埋了起来，就是想让龙吃点苦头。这不公平。我为公司挥洒的汗水不比你少，就因为你碰巧遇到一头友善的龙——”

“你会受到审判的。然而你要是能坦白的話，或许能为你争取一些信任。”哲尔说。“难道嫉妒就能让你干出这种蠢事？”

“永远不要妒忌别龙的财富、力量或是巢穴。”奥隆尽量翻译着。

“这是什么？”哲尔问。

“一首歌谣，翻译成矮人语一样朗朗上口的歌谣。”